

晚娘

□南京 柯宁生

母亲是晚娘。
我的亲生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,父亲续弦,为我找了一个晚娘。晚娘自己有两个孩子,可从来没有拿我当外人,视我如己出。我和弟弟妹妹一样,都管她叫妈。

母亲是老南京,回族人,没有什么文化,父亲后来生病,她不得不出门挣钱养家糊口时,就在南京大板巷的“艺美绒花社”当学徒。虽然是农村妹子,但母亲心灵手巧,后来成了绒花手艺出名的技术工人。

小时候,我们家住在中山南路省级机关大院,她每天步行去绒花社上班。经常下班买几个安乐园的菜包子或豆沙包,给我们一人一个,不欺不蔑。每次母亲站在旁边看着我们小孩吃,她自己不吃。我们那时还小,哪知道一家七口人生活的艰难?每天在母亲下班时,我带着弟弟妹妹们都拥到大门口,盼着今天又能带回安乐园的包子。当然,大部分时候都是失望,我们就会撅起小嘴,一个个垂头丧气回家。而最难受的,是跟在后面的母亲,一言不发,像犯了错似的。

1965年,我小学毕业,考上了南京三中。母亲接过老师亲自送上门的“录取证书”,笑得合不拢嘴,用一口老南京话连声说:“谢谢老师教育(人)!”她那饱经沧桑的脸上,笑开

光明行

□南京 罗光辉

退休以后,作为一个写作者,我比较有兴趣参加的活动是“采风”。

7月,来到深圳,手机收到的活动日程上赫然写着“采风活动安排”。第一站,光明。

光明,是深圳市的一个区,位于广深港发展中轴,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之一。光明区年轻,2018年9月才正式挂牌成立。

开启光明区的采风之门,是从美味开始的。萧伯纳说:没有比热爱美食更真诚的爱。到过光明的人,谁都不会忘“光明三宝”:红烧乳鸽、甜玉米和牛初乳。

吃完饭,在公园里散步,悠扬的歌声,欢快的舞步,食物的香味,大自然的芬芳,融合在一起,格外生动,格外人间烟火。

走进光明新区东面的径口社区,“黄氏大宗祠”映入眼帘,透露着古朴肃穆。宗祠始建于南宋末期,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,是深圳最古老的宗祠之一。

细观宗祠之全貌,顶有双龙戏珠

之花;她那南京方言浓郁的“人”字,至今在心头回荡!记得那天她急匆匆出门,从安乐园买来十几个菜包子,特地将我偷偷喊到门外,瞒着弟弟妹妹,多给了我三个,说:“这是奖励你的,快吃!”

初中一年级刚结束,“文革”开始了。十月的一天,我和同学一道准备去北京。母亲给我买了一件新棉袄,说北方冷。哪晓得头天我贪玩,一场雨把我的新棉袄淋得湿透。我还记得,那晚母亲默默拿了一张小板凳,就着堂屋里那盏25瓦的昏暗的电灯泡,拿着我那件湿棉袄靠着煤炉一截一截地反复烘烤。我半夜醒来,还看见她佝偻在煤炉旁,头一点一点……第二天,我穿着暖和的棉袄,在浦口上了北去的火车。一翻书包,竟然在饭盒里看到两个熟鸡蛋和两个豆沙包子,我顿时泪水汩汩而下。

母亲一辈子为家操劳,从来没出过南京城。我父亲1980年高血压导致半身不遂,身旁不能断人,我们子女都有了工作,先后成了家,她就提前回家专门照顾,就在这样的环境压力下,她还调侃地和我爸爸说:“你怎么就倒下了?答应以后要带我回你的福建老家的呢?”我知道,母亲这一辈子最大愿望,就是能回趟父亲老家。可惜子女没能圆她这个

之装饰,栩栩如生。梁有虎踞龙盘之画壁,庄严肃穆。一看到龙盘虎踞之画壁,我就想起了我工作生活了三十年金陵城。柱有明清风韵之红墙,巍峨古朴。人在宗祠,会萌生一种生生不息的寻根意识:我是谁?我从哪里来?我要到哪里去?我的根在何处?……

维则堂内,唢呐声声,锣鼓家伙响起,麒麟翩然起舞。我属马,去过不少地方,看过舞龙舞狮,还没看过舞麒麟。酣睡、苏醒、搔痒、舔毛、跌扑、腾跃,曲调铿锵有声,乐感甚强,看得我热血沸腾。慢说我,就连上世纪60年代初入伍的老兵蒋子龙也着了迷,不停地问这问那。

麒麟舞,旋转于心心相印的舞台,停留在迎新纳福的世界,有听不完的神奇故事,有说不尽的姹紫嫣红。

仰望天空,一朵云出现以后,又一朵朵姐妹云依次排列在天空。我没见过这么悠闲飘逸的云,洁白,温润,天使般地歌舞在“黄氏大宗祠”的上空。

古村的会客室里,四位年过古稀的老者精神焕发,红光满面,其中一

从此回家无春秋

□安徽天长 钱永广

儿子填完高考志愿,录取结果就成了我们全家关注的焦点。那天,儿子终于从网上查到了录取他的大学,是南方的一个医科大学。

学校虽然不错,妻子却嫌路途遥远,担心儿子离家后“水土不服”,因此总是郁郁寡欢。儿子18岁,在妻子心中,他确实还是一个需要父母怜爱的孩子。可大学录取通知书就是一张离别的车票,离开父母去远方上大学,是儿子成长的一个转折,想到这,我百般安慰妻子。最后,妻子的心终于有了些许宽慰。因为她知道,儿子终将要远行,无法更改,作为父母,我们只能接受儿子要远行的事实。

就要报到开学了,妻子早就开始

给儿子张罗了行李。妻子买回了两床厚被子,新弹的棉花,还散发着阳光的味道。我一见,就笑了,到南方上大学,哪用得着这么厚的被子?儿子也说不,因为通知书上都说了,到大学报到时学校会发被子。当儿子把被子从包裹里取出来时,妻子火了:“学校发的被子,哪有我买的好?”见妻子真的动了气,我示意儿子暂时先把被子装回去。等妻子明白了那儿根本不需要带这么厚的棉被时,再取出来不迟。

接下来的几天,妻子又陆续给儿子买了很多新衣服和学习用品。妻子还买来一张交通地图,手指着交通路线图,告诉儿子,以后如果坐车回家,从什么地方上车,在什么地方

梦。当我们有能力有条件可以带她出门看看时,她又身患疾病不能动了。

平常只要我们这些子女有空,都会回家围在她的身旁,带些安乐园的牛肉汤包、干丝、菜包子给她。那时,她已不能说话了,我就看着她吃,再不停地说说社会变化,学些她那一口的老南京方言。她听着听着就笑了,笑得泪水满脸,也没法子用手去擦。

六年前,晚娘走完了她艰苦辛劳的一生,我们按照旧民仪式安葬了她。跪在墓前,我深情喊了声“妈”,就再也说不出一句话!我们在安乐园办了十几桌答谢前来的亲朋好友。当我们子女看到端上来的菜包子、豆沙包子时,我们想起了很多很多,谁也吃不下去……

■点评:这是唯一一篇让我看不下去的征文,汹涌的泪水几次模糊了我的视线。都说没妈的孩子是棵草,作者刻画了一个普通劳动妇女的形象,善良,真诚,吃尽千辛万苦,公正持家,待前妻的儿子比自己儿女还亲。经常从安乐园带包子下班的细节,是千千万万个母亲的缩影;看儿子考取中学,偷偷多给他吃三个包子,更让人体会到一个晚娘的胸怀。尤其是熬夜给儿子烤棉袄的场景,看得人泪眼迷蒙。

——资深媒体人 吴晓平

位和我同姓,姓罗名焕荣,是光明侨民生活的守望者。因见面时间短,我来不及问他的辈分。天下姓罗是一家,街坊邻居称他为罗太公,我也这样称呼吧。他是越南归侨的见证者,也是光明发展的见证人。另三位分别是:光明农场历史见证者梁鉴时、红色党建精神践行者郑秋之和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建设者黄九渊。四位老人通过口述,和我们分享了他们在光明的艰辛经历和精彩故事。

金戈铁马的沸腾年代,前行,奋斗,是一种习惯,一种本然,而回望则常常是一种情怀,一种境界。

深圳历经40年艰苦卓绝的飞速发展,成就惊世之伟业,看看今天的繁花似锦和蒸蒸日上。想着40年前的萧条与寂寥,令人感慨万千。如今的日子越是精彩,过去的奋斗时光越具有感怀与记忆的分量。

面对四位老者,面对往昔的人事,我们聆听着,想象着,悸动着,感动着。他们身上有一种生命之光,蝴蝶用它蜕变的过程诠释了光的力量。

下车,对儿子说得一清二楚,仿佛她就是百度导航。我本以为一向没有方向感,一直被我嘲笑为“路盲”的妻子,不知儿子就要去的城市路在何方,哪知她竟然能说得如此详细,仿佛她去过一样,让人匪夷所思。

我不禁想到了我当年上大学的情景。在县城离别的车站,我临上车时,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的父母,不停叮嘱我,汽车中途会在哪停车吃饭,遇事不要和别人争,注意安全,要照顾好自己。离别时,父母眼里的那一份不舍,让我心酸。

斗转星移,想到儿子一旦远行,从此回家再无春秋,我的眼里不禁涌起了一丝落寞。

秋之语

□南通 刘伯毅

当第一丝凉凉的带着雨的风吹来,当第一缕丹桂的芳香沁人心脾,当第一枚枫叶被霜染似火时,那是秋天来了。

四季之中,秋天独具韵味,阳光已不再是那种逼人的直射,原来的锋芒毕露于悄无声息中变成了一种温厚的抚摸。落英漂浮,肥鱼畅流,月亮在秋天,更圆更亮了。时间真怪,它不仅能让你的灵性在纷繁世象中得到充分的展示,同时又无时无刻不在消磨内在的浮躁,让人陶醉于秋天的成熟。

秋天的花事虽然不如春天那样斗妍,但菊花、秋海棠、木芙蓉仍然给人心中心灿烂,特别是枝枝丫丫间金黄的桂花,散发一阵阵香气,让人长久欢喜。在树林下漫步,片片枯叶在脚下飘起飘香,松软绵密,温暖浪漫,好像在接受大自然脉脉含情的爱抚和关注。如果走到河边,芦苇的穗子渐渐变白,远远望去,仿佛升腾起低低的白雾,感到一切都多么诗情画意。一群大雁飞越头顶的天空,

遗失

□如东 桑云梅

心里咯噔一下:“漂亮花裙没了,只剩衣架了。”前晚晾在外面的裙子忘了收,夜里大风将她送下十楼仙界人凡尘。据以往掉衣服经验,大多会落到九楼邻居阳台,或六楼邻居晾衣杆,要不然楼下灌木丛草丛,每回十楼都目测可见,且能成功回收。拿1.5视力仔细搜索都没发现漂亮花裙影子,情况有点不妙呢,冲下楼去,上瞄各家阳台晾衣架,下寻灌木丛草丛,还是不得见。

这条花裙漂亮在哪里呢?高高在上,有一只红嘴巨嘴鸟,俯视身下碧绿浓淡、大盘条状叶子,夹杂橙色黄色淡绿花朵,波点荷叶边式下摆。自然感浪漫风,舒适棉柔质地,甚是称心。

楼道微信群询问邻居们,都说没见。二楼邻居讲得多,然后主动加我微信悄悄儿说:我在群里讲得最多,邻居们不会以为是我捡了吧?这个把别人衣服捡去穿身上的人也不得好过。有邻居出主意,到物业问问会不会有人捡了送到物业。真联系物业经理,经理问了没有,还热情地要调摄像头记录,可惜的是那个地方并没装摄像头。九楼邻居对我唠叨着晒衣服注意事项一二三四,已经若干次去她家阳台拿掉下去的衣服,她肯定也是够够儿的了,还有得知我晒衣服数次掉落这回终于彻底“遗失”的闺蜜们也是嗔怪一番。老公难得插句贴心话:“没了就没了,重新

买。”可是实体店早卖光淘宝也没了,问他要补偿屡次都要不到,只落得个嘴甜话好听。在楼下找衣服时,一个路过的小区人热情帮忙到灌木丛草丛里找,男士说:你裙子短,可别被枝子划

那是秋又向前走了两步,它们的叫声从湛蓝的上空落下来,树枝开始摆动,落在我身边的都是叶子般的日子。总有寻常或不寻常的风,急速或者是舒缓地穿越我们的一生。生活大多如此,无踪无影的风和飘来飘去的云,似乎永远都是那么高,那么蓝,让人在感到自己渺小的同时,心灵也经受了一次蔚蓝的洗礼,那份空阔、高远与深邃的境界,使得秋天的情绪变得漫无边际,意味深长。

入秋,最大的感受莫过于时间的匆逝。秋风和秋雨这时候登场了,时间在秋风的摇曳里,在秋雨的缠绵下,以一种加速度匆匆逝去,繁华的外在装饰,一件件掉落了。面对田野和季节,你有没有一种歉收的感觉?你生命的枝头有无果实,你生命的仓库是否殷实,你生命的躯干能否经得住严寒的考验?

这也许就是秋天的深刻吧,唯有这深刻,才能显示出生命之秋的魅力,也唯有这深刻,才能迎接生命之冬的最后的一搏。

了皮肉,小心虫子咬你。素不相识的,相貌不错,是个成熟帅哥,偷眼瞄瞄,搜寻的姿态似乎越发帅气了点呢!

这条品牌的大几百的漂亮花裙就这样莫名失踪了。仔细分析,并不是对拾荒者戴有色眼镜,八成儿被拾荒的人顺手牵羊,小区住户普遍素质高,六七点钟只有拾荒的避开高温起早谋生。

“后来为啥忘记收回来呢,大几百呢,只穿过两次啊,这裙喜欢着呢就这么没了。”被种种的懊悔、遗憾缠绕。

这位拾去的朋友,当时肯定只是心怀好奇捡起来看看什么东西,然后必定心生非常之欢喜,心中应该也稍作犹疑还是揣入自己口袋。带回家之后,她若是自己穿,再好看也会心有愧疚吧,猜测会送给女儿或亲戚,至于裙子来处她会完美地编个谎,这样,让别人穿得美美高兴,她看着别人笑颜展露,也终于放下最后一丝尚存的愧疚。一段时日过后,她还会不会想起这条漂亮裙子的原主人呢?应该不会。

而我,心疼两天后竟然基本无感了,因为漂亮裙子多着呢,比它更贵的多着呢,况且,夏天即将飘然而去,几条新裙尚未上身,那么多裙子守候衣橱等我宠幸,整片森林近在眼前,哪里又会为一棵树一直纠结呢!

如今过着拥有新衣马上期待下一件的生活,近乎奢侈的生活,欲望无穷的生活,可是,却怀念若干年前,爸妈难得给买件新衣,那满足十分的欢愉。

遗失一条漂亮裙子,又曾遗失多少许?那些失落的美好与纯真,那些静水深流中的憾与疼。